

一碗浆面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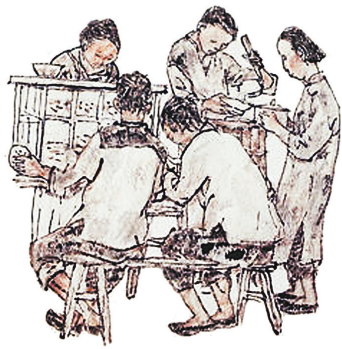
◎张现会

好不容易请来了大戏，大家奔走相告，到处说着戏唱得很好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邻村的乡亲们也络绎不绝地向村里跑来，做生意的也老远地赶来，搭起了篷子，炸起了油条，炕起了火烧。

到了中午，戏一结束，大家就向卖饭的摊位走去，有喝胡辣汤的，有吃包子的，最吸引人的是浆面条。很多老人搬着自己的凳子，坐在卖浆面条的桌子旁，买一碗冒着热气的浆面条，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。

浆面条是用山野菜做的，水烧开的时候，倒入发酵好的面浆，再放一把洗净的野菜，面条得细，这样做出来的面条才稠，盛到碗里的时候，放点芹菜、黄豆，再来一点辣椒，香喷喷的，很好喝也很便宜。风呼呼地吹着，天气冷，喝了浆面条身子也很暖和。

我很想和大家坐到一起看看戏，可是根本不允许，台上台下到处走，人前人到到处跑，演出的安全措施、演员的生活保障、路边的车辆疏通，我都要想到，都要做好。为了大家看好戏，我



没有心思坐下来。

上午的戏一结束，就有7个老人围了一个圈儿，坐到了卖浆面条的桌子旁。卖浆面条的大姐是外村来的，看上去有50多岁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不停地给大家盛面条。

看着喝浆面条的大姐大婶儿们，我的嘴也馋馋的，真想走过去喝一碗。可是，演员们唱了半天戏，累得口干舌燥，他们的饭菜怎么样？不去看

一看，我心里不踏实。

我匆匆忙忙地从浆面条摊位走过，一回头，看到一个大叔对卖浆面条的大姐说：“你看这中不中？我布袋里没有钱了，差5毛钱，你给我盛满，你看行不行？”大姐笑着说：“中，中，没事，我给你盛满，放心吧。”

看着眼前的大叔，有70多岁的样子，他头上戴一顶黑色绒线钩织的帽子，胡子长长的，黑黑的脸上是一道道深深的皱纹，上身穿一件很旧的黑棉袄，下身穿一条绿色的老式军装裤，脚上是一双粗布单鞋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手头紧张、日子艰辛的老人。

一碗浆面条3块钱，这个大叔口袋里没钱了，差5毛钱，为了让大叔吃饱饭，为了让卖浆面条的大姐不赔钱，我没有犹豫，赶紧走过去，从口袋里掏出50块钱，放到大姐手里，对她说：“你来做生意不容易，这50块钱你拿着，只管给那个大叔盛饭，他喝几碗几碗，不要他的钱，在你这里吃饭的老年人，都不要他们的钱，来几个吃几个，钱不够了我再给你。”卖浆面条的

大姐大吃一惊，说：“谁吃饭谁掏钱，咋能让你掏钱呢？让他们自己掏自己的钱。”我摆着手说：“你听我的，我是书记，应该为大家掏钱，你看看来这里喝浆面条的都是上年纪的老人，他们没啥钱。天很冷，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戏，很不容易，都饿了，快让他们吃上饭，这钱你拿着，这是让他们吃饭的钱。”说来说去，她还是不愿意接，但看着我的坚决、我的诚恳、我的强硬，她只好接过了钱。

能掏出3块钱，让大叔大婶儿们喝一碗热乎乎的浆面条，我的心里很舒服、很得劲。如果卖浆面条的大姐不接这钱，我的心里就无法平静，就很不高兴。

放下钱，我就赶紧向剧团吃饭的地方走去，剧团做的是米饭、馒头、面汤和豆腐白菜炒大肉。演员们都不让我走，拉着我的手让他们和我一起吃饭。拗不过大家的盛情，我也一起吃了起来。

拐回来走到戏场的时候，卖浆面条的大姐喊住了我，她拿着一把零钱

对我说：“张书记，老人听说你掏钱让大家吃饭，都说你很不错，不能花你的钱，你的钱给5个人买了饭，这是找你的钱，35块，你查查够不够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不用查，你撤够就行，不能让你做赔本生意。”

午饭后，大叔大婶儿们又坐到了戏台子前面，都在高高兴兴地说着笑着，等着演出的开始。

我不知道卖浆面条的大姐姓啥叫啥，我也不知道喝浆面条的大姐大婶儿们是谁，但他们都知道我，都知道我是张书记。

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我知道我为了谁。为了谁？为了乡亲们。驻村就要为乡亲们着想，要把乡亲们放在心里，要想着乡亲们的衣食住行，要想着乡亲们的冷暖疾苦。

一碗浆面条只有3块钱，真的不贵，也不算啥，我是真心实意把钱掏出来，让大叔大婶儿们吃饭的。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不管熟悉不熟悉，每一位大叔大婶儿，都是我的父老乡亲，都在我的心上。



草舍

◎茹嘉斌

梁实秋在《雅舍小品》里写他住过的房子，大抵是房前有阡陌稻田、竹林水池和苍茫远山，房后是榛莽未除的荒山坡，偏僻荒凉。但常有客至，当月把酒或临雨论诗。于是，字里行间就充满了惬意和怀念。读之，勾起我许多记忆。

但我的记忆里没有雅舍，只有老百姓简陋的草舍，当然也有些许意趣。

住过外婆家的草舍。屋顶是一层泥巴一层麦秸秆，一炸多厚。墙壁用黄土夯成，厚有尺余。室内是躺上去吱吱响的木板床和缺胳膊少腿的桌椅板凳，一日三餐呢，也只是煮红薯和红薯叶，或是清汤寡水的杂面条。但院长长着石榴树、桃树、枣树、槐树，还有些野草野花，满院里都氤氲着草香花香。

那是我童年的乐园。满头白发的外婆给我摘石榴、打枣子，吃得小肚子滚瓜溜圆。而这时，外婆满脸都是山菊花一样的笑容。最喜欢春天，风儿轻柔的，中午或是傍晚，炊烟在屋顶直直坐着或散淡远去，总给我缥缈的遐想。我还会把院里的牵牛花啊、野菊花啊，插在妹妹的发辫上，于是那些嫣红、淡青、红紫……就别有了一番灵性。

初中时最喜欢去生产队菜地技术员老王的草舍，就在县城北关的菜地里。虽然是土坯垒墙、屋顶草帘抹泥，但屋里屋外用石灰抹得雪白，这在当时算是上好之居了。那时，我喜欢吹笛子，老王喜欢拉二胡，我俩常常坐在草舍门前的石墩儿上给乡亲们演奏，《打虎上山》《北风吹》……琴声、笛声缭绕在树梢间的月影里，几分激昂，几多凄婉。

这草舍前有绿柳、槐树、白杨、竹子，有春花、夏红、秋黄、冬白。一溪清水潺潺流过，水里有欢蹦乱跳的鱼儿和呱呱叫的青蛙。老王单身，妻子过世再未续弦，他就干脆在此安居了，灶台水缸、锅碗瓢勺一应俱全。草舍四周的菜地里，满是萝卜、白菜、豆角、芹菜、韭菜、菠菜、西红柿、辣椒……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画幅。最好看的是妇女们提着篮子割春韭，蓝天、白云、绿树衬着她们的身影，就像唐诗宋词里描述的画一样。此时再看那草舍，就是这幅画的点睛了，有着古雅朴实的意趣。

记忆里最气派的草舍是生产大队部。院墙用黄土夯成，但比民居厚了许多，墙头上还扎满玻璃渣子。那朱漆大门一开一关时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，有种旧时衙门的威武。院内东西两排房子，是干部办公的地方。南面是大会堂，会堂正面土墙外包了一层红砖，屋顶是厚厚的麦秸和泥巴，上面还铺了一层油毛毡，冬天时门窗上挂着厚厚的草帘子。大雪时，高音喇叭一喊开会，说是批斗地富反坏右，人们都会跑得老快，因为会堂里有烧得通红的火火炉子……

今儿想起这些，是因了梁老先生，他让我生出许多难言的心绪。民居草舍，我想最低也有千年历史吧。杜甫的雅舍不就是个草堂子吗？我看过。但文化人喜欢把草舍称为雅舍，这缘于文化的情怀吧。至于老百姓住在草舍里，不是也有高雅之思、深远之悟，我不知道。只知道这草舍里住了一代又一代人，只知道他们也有着无奈、凄苦和日落日升中的快乐。

墙上的镰刀

◎张绍国

老家墙上挂着一把镰刀
那是母亲多年前
赢得劳动能手奖励
母亲视若命根子

镰刀是农人延伸的手掌
剔除杂草收获五谷
都离不开它
拥有一把锋利的镰刀
是农人的自豪

然而，随着科技进步
普及机械化
加之土地流转
镰刀的用途越来越少
直至束之高阁

但是，母亲不会丢弃
经常把镰刀擦拭
母亲还常常意有所指说
镰刀有功啊
如果没有镰刀打头阵
哪有今天的好日子

禅茶一品话灵珑

◎老琳丰

“半坡翠色先夺韵，垄垄毛芽清亦新，茶树亭亭温轻尘，气如兰蕙香有痕。逖迤，当有九龙一缕魂，浮岚出岫带香闻。浅吟低唱，烦忧匿踪尽。赏玩在茶山上，自在何须问。但守红尘晨与昏，愿做灵珑一朵云。”

这是诗友在舞钢市庙街乡的茶山采风所吟的元曲《南仙吕·醉花阴》。“醉花阴”曲牌，容量不算小，作者唯美的遣词造句也十分清新灵动，但要囊括九龙山灵珑茶山，远远不够。这里的山势呈九龙聚首，红石崖高悬清泉，沟壑逶迤连川，美景浑然天成，怎不叫人感动大自然的玄机与慷慨？

新疆白茶，恰如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，心仪这北国江南的韵味，十年前来到这。

说起白茶，有关记载最早出现在陆羽的《茶经》中：“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。”“北宋庆历年间，白茶叶，芽叶如纸，民间大重，以为茶瑞。”宋徽宗御书：“白茶自为一种，与常茶不同，其余数闻，其叶莹薄，崖林之间，偶然生出，虽非人力所致。”就是当代茶家表述茗茶系列文章，也总是在白茶条列的最后，多出一句“品格稀贵”字样。

真爱

◎驿路

夜色还没有完全退去，早市便在喧嚣声中拉开了序幕。起早，只为买到野生的鲫鱼。经常光顾的是一位小伙子的摊位。小伙子卖鱼只认单数日子，风雨无阻。

一叶小舟，一张老网，传统的捕鱼方式，最重要的是他对水源的选择特别苛刻。他说，好水才能出好鱼。可能是缘于此吧，小伙子的生意特别红火。

每每到称心的鲫鱼，小火慢炖，氤氲的香气蒸腾而出。品味着鲜美的鱼汤，心便仰望到清澈的一角，历历可见清水中拉出一网活蹦乱跳的欢喜。

这样想着，便加快了脚步。老地方早已围满了人，有老人也有年轻人，有男人也有家庭主妇，“我就要这条啦！”“这红鱼三条！”“这小虾我全包了，称一下！”……小伙子穿一套连体的雨衣雨裤，很少说话，称重、收钱、现场宰杀……一套流程，在他手中如行云流水一般。很快，他三轮车里的宝贝就屈指可数了。我只抢到两条小鲫鱼，因为是周日，并没有急于离开，看小伙子利索的操作，还真是一种享受。



在灵珑茶山的品茶庭吃茶，苏轼的“竹符调水”、文徵明的“松火煮茶”频频浮于心头。“竹符调水沙泉活，瓦鼎燃松翠鬣香。”是说好茶须用活水烹煮，甚至连烹煮的柴薪都要选择。相传苏轼喜茶，常邀高僧谈茶悟禅。一次用茶，发现茶汤品相大异，细细考究之后，才知道那担水的僮儿偷懒，取的不是沙泉水。于是，苏轼便制作竹符，交于沙泉寺住持，凡僮儿担沙泉水，须向往住持讨要竹符佐以证明。后被文徵明借鉴，留下品茶美谈。

灵珑白茶，其外形挺直略扁，貌如兰蕙，叶芽似金镶银鞘，白毫显露。取山泉煮沸，由茶师布茶，清香弥漫。倾心细品，那种“淡竹积雪”之清爽逸美是其他白茶所匮乏之。这品质，得益于茶场坚持有机种植：人工除草，物理杀虫，山泉灌溉，杜绝化肥。寒来暑往，十几年的精心呵护，两百多亩白茶树欣欣然与九龙山相辅相成。目前，灵珑茶山已初具规模，其春秋两季产品供不应求，远销国内外。

心诚则灵，灵珑茶品之所以成为极品，也许应在一个“诚”字上吧。每品每茶，总会油然想起灵珑茶场，那个好山好水好地方。

《心路》深深感动了我

◎鹿振江

高德领同志的文集《心路》出版后，我通过学生找到一本，如获至宝。

第一次见到高德领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记不清是哪一年了，平顶山日报社举办优秀通讯员表彰会，我也忝列其中。那天在台上就座的高德领和报社领导。就这样远距离瞅瞅，只知道他当时是市委秘书长，别的情况一概不知。

又一次谈到高德领，是在平顶山市一中50年校庆时，我和曾经的老师付海林同桌就餐。付老师说，有一年他去郑县办事，找到学生高德领，高德领当时是郑县县委书记，热情地接待了老师。谈及此事，付老师满脸喜悦。听了付老师的话，才知道高德领和我同在平顶山特区第一中学（现平顶山市一中）就读，我是1964年毕业，他是1968年毕业。同为校友，为他成为领导干部而骄傲。

后来，高德领调到外地工作，情况不得而知。2015年以后，先后在《平顶山日报》副刊上看到他写的《英伦掠影》《回忆高楼菜场》《三夏变迁》《痛悼张榜书记》《怀念母亲》《民师二年》等文章，我才知道高德领也退休回到了家乡。

《心路》这本书到手后，我如饥似渴地翻阅，像陷身在波涛汹涌的激流中，我衰老近乎麻木的神经在他朴实无华、娓娓道来的文笔下，被深深地触动……

高德领是个有孝心的人。母亲患病卧床不起，他“常常在病榻前哭泣，为无法替她老人家分担痛苦而痛心疾首……”；父亲“就是揭皮当马（指变卖一切），也要供孩子上学”的话和父亲的目光，永远铭记在他的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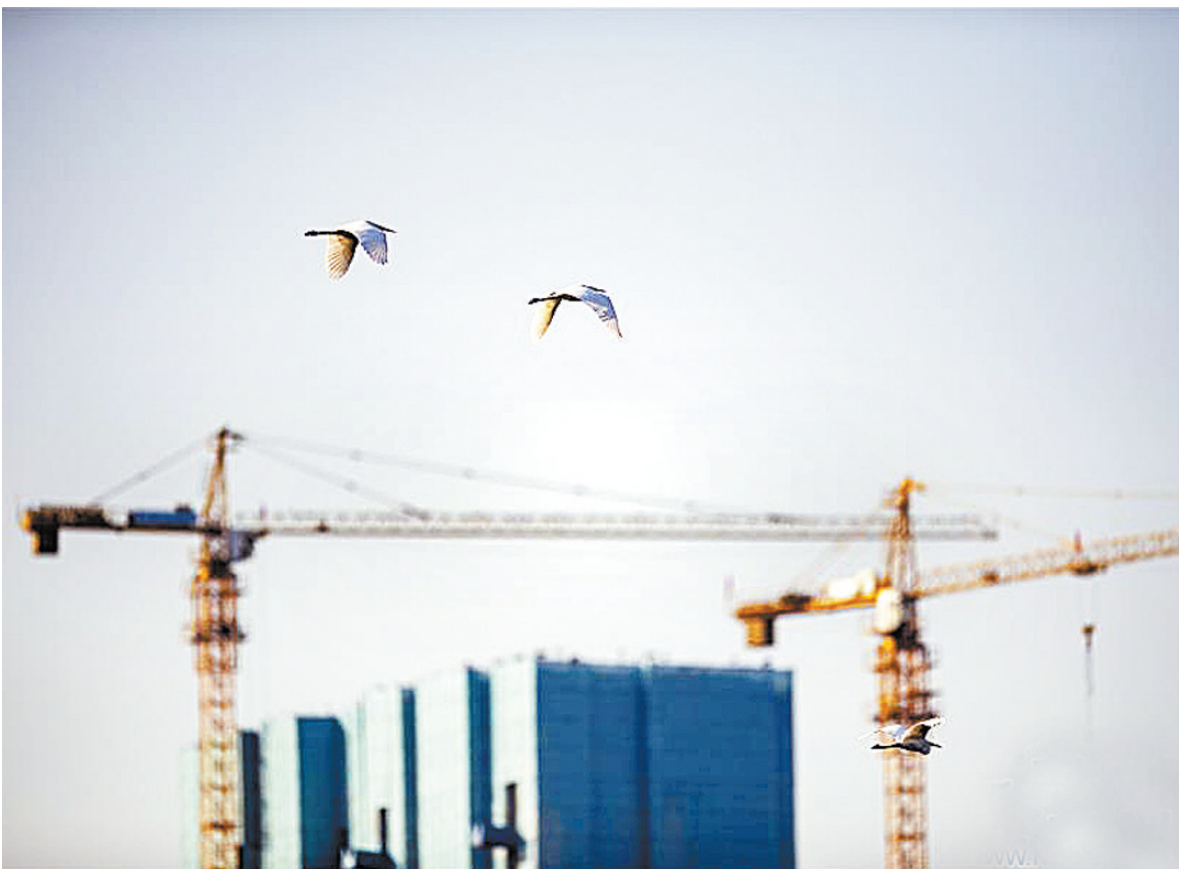
孝是人之本，如树要有根，才能长出枝叶和花果。“百善孝为先”“孝是人间第一事”，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之根，也是家庭教育之本。一个人心中装着父母，装着祖先，装

着孝，装着爱，装着民族精神，学习哪有不努力的？工作哪有上不去的？高德能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地市级干部，除了党的培养外，与他孝敬父母不无关系。

他记录友情的文章有《初识二月河》《良师益友二月河》《九九重阳回忆里——焦若愚剪影》《平凡的人物 伟大的心灵——为怀念许乃同而作》，尤其是《痛悼张榜书记》，让我备受触动。他交友不是单交地位高的上层人物，就是在“品”的村党支部书记，跟他也是至交。张榜去省城看病，高德管他吃饭时开玩笑说：“你现在可是个‘大官’，一是年龄大，近80岁的耄耋老人，还在村里干书记，全省也不多见。二是任职时间长，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，而且连选连任，从未间断，贡献大，功劳苦劳也大。三是管的村子大，全村14000多口人，包括外来人口3万多人，差不多是一个乡的人口规模，在边陲甚至是一个县的人口规模。”好话一句三冬暖，高德幽默的话语让张榜书记的病马轻了三分。

高德是位博闻强记之人。出于工作关系，他的足迹不仅留在祖国各地，还漂洋过海去过欧美、澳洲、日本等不少地方。处处留心皆学问，每到一地方，他都有新的发现，都有思考，都有借鉴，回来略一整理，就是一篇文章，不仅自己广见识、开眼界，也让别人得到了分享。我虽未走出国门，但也去过国内不少地方，大都是白跑一趟，留下文字不多，不像高德那样过目不忘，满载而归。

在“历史记忆”中，他奉献出真情、真心、真话，引得我的共识、共鸣。像“五黄六月争回楼”“饭场上吃玉米糝稀饭放红薯”“棒槌砸肥皂角洗衣服”“红薯汤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”“这家人到那家儿吃的都是红薯干儿，这院到那院吃的都是



城市与自然

新华社发